

《尘世写真》

虞美人的旧年

H 沈旭霞

他从北方来，是画家。我记得，他从不画运河上航行的现代化快轮。

“这些太快，无法把握。我偏爱运河两岸人家的景物，偏爱长长的运输拖船，船体载满黄沙、石头，或各种各样的货物，吃水量几乎到底，在水面上行行出出。也许是水的缘故，拖船在河流间缓缓而行，远看似飘，近看也不重。即使船体载满货物，在水面上行，看起来还是轻盈的，因为水是轻盈的。我跟随，沿岸寻找；拖船往往是一家人家，被你们称为船上人家。女人和大点的女孩，时不时打桶河水，用拖把清洗桐油漆过的舱板，舱板干干净净。男人女人，几乎都赤足，但老人和孩子穿鞋，男孩脖子上挂百岁银锁，女孩左手戴龙凤银镯子。船舱顶或船头船尾种着一些花花草草，比如凤仙花等，还有几盆翠绿的油葱。阳光下，银锁、银镯子，亮闪闪。夏天紫蓝、粉红、玫红凤仙花静静的。爱美的半大姑娘，轻轻掐几朵最艳红的凤仙花，染指甲，对着光线，向上伸展手背照着，问小阿妹，阿姐指甲好看不？嫩手上的红指甲在闪烁，银镯子好像也被染红。小阿妹点点头，盯牢漂亮的红指甲说：‘到十岁，不九岁，我也染红指甲，十一岁，考越剧团，十六岁当头牌花旦，唱戏给老外婆，她最喜欢听越剧。’此时，凤仙花娇艳多色，衬托绿莹莹的油葱；真美！留在我的画笔中。”

旧年，画家与这家船上人家有交往，到这里，就会带斤红糖，去看一头白发的老外婆。拖船就停在那边，老外婆吹着从水面上飘过来的凉风，在漫漫时光间，听着小外孙女的理想，感受运河的富足和悲悯，并想起那年发大水，受灾日子，就唠叨自己每天淘米会从淘米箩，抓出两把米又放回米缸。备战备荒。有时

鱼会从中跳上舱板，小鱼放回河里，大鱼留下。摘把油葱烧鱼，满船满舱，天空河面，充满鱼和葱的鲜香味。老外婆说的，画家爱听，还偏爱河流、河道、竹排、木排，同时被木头小船、木鸭（鸬鹚）捕鱼的“木鸭船”，深深迷惑。

那年我经常在运河边闲逛，看看流淌的河流和水边一切生灵；哪怕一声水鸟叫，一朵野草花，令我恋恋不忘。我与画家在运河边相识，成为忘年交。

一天清晨，画家站在河埠头，那里有条老街和老房子，还有近千年的古银杏树，证实这地方如此沧桑古老。

就在那边，在街口拐角转弯处，有一小片阳光，照着那处青砖瓦房。只见一位姑娘，穿件明黄色绒线衣，手提白铁铅皮水桶，从画家身边走过，去河边拎水。他窘迫激动地望着她，心中充满神秘的念望。初见那一刻，他欢欣低吟：“你苗条娇艳，像一枝黄灿灿的虞美人花。若能再见，我会天天等你。”画家画了张虞美人；一朵明黄色虞美人花，斜靠深褐色木格子老窗口，那是姑娘的家。清晨尽含青春气息；他俩在朝阳下，通过小小的窗口，那片小小的阳光，相望微笑，约定几年后见。“你怎么这么好看啊！我要娶你……”运河流域从此处穿越东流，水浪拍打河滩上一丛丛水草，涂抹上一层暖意。他站在河边，久久凝望，似见灿烂明天。他对我说已把这里当作家乡。

谁知，有一天像虞美人花似的姑娘嫁给了搬运工，苗条秀丽的她与矮壮粗糙的搬运工配成对。隔壁那个把蓝色旧丝绸罩衫洗得清清爽爽，白发朝脑后梳个发髻，插株香草的阿婆，见那对背影，摇摇头说：“鲜花插牛粪。”姑娘的母亲捏着衣裳角说：“搬运工多劳多得，女婿有力气，月工资八九十块。阿婆可听说过，这里管上千人的丝绸厂厂

长，也只有六十块工资，厂长还是南下老干部。阿婆你不是不知，上几年她爸的船翻太湖身亡，家里还有四个男孩，就靠几个少许救济金过活，日子过得可叫艰难不说，又遭自然灾害。她几个弟弟都要吃要穿要读书，女婿每月补贴给我们三十三块钱，三三为定，这是我嫁女儿的条件。我没办法，心里舍不得她啊！”她想起女儿出嫁前那天，哭道我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而姑娘对母亲说十根指头，都有长短。但自己忘不了，前月里，最小的弟弟肚子饿，去捉野猫，想吃猫肉。猫趴矮墙头，他爬去抓，由于肚子饿，没力气，结果从墙上跌落，摔断了腿，去医院接骨，花了好些钱，都没看好。小弟瘸着腿，在屋里转圈圈，连喊饿饿饿。她狠狠抹着眼泪，不说话；家境如此，心疼小弟，嫁搬运工，为娘家作出牺牲。

当画家出现在老街一边的老房子前面，寻找姑娘，她早已嫁为他人妇。

她看上去劳碌疲惫，匆忙踉跄，身上再也沒明黄色的光泽。她带着幼小的女儿，大的走前面，左右两手，牵两小的，正从画家身边走过去，却不认识他。水边那些在春风里生长，被夏风抚摸过，又被秋风丢弃的水草，一身绿衣已枯黄。从河埠头望过去，小小的窗口依旧，像一张凝固忧伤的明信片。画家站着站着，随之取出珍藏的虞美人画，低语我忍不住“写下你的名字又把它撕碎，如果那时身边有你，说不定我就在这里结束旅行”。他临走时，难过失落，忧虑担心地问我：“她过得好不好？”我说她脑子受伤，时常失忆，才不认识你。画家沉默许久后，离开。走了。远了。而我只是不忍心告诉他，她丈夫，那搬运工，一天醉酒，骂她只生赔钱丫头，拎起她的头发，朝一边石头墙，狠狠撞去，结果她头被严重撞伤，坏了脑子。

这时，那朵虞美人花，又在何处？

冬天，寒气形成水边的薄雾，裹着她（曾经那位姑娘）的身影，也许是冷空气的刺激，令头脑暂时得清醒，就往娘家跑，想回娘家住。她母亲说不行，不许扔下小小女儿不管，再说你有男人。我们规矩人家，有家教，不许住娘家，分居破坏双方感情，老话说夫妻船头吵架船梢和。女婿在我们最困难的年月里，帮助我们，不能忘本。她听着母亲的话，心想背后有人说我配武大郎，武大郎人好，跟他，无怨。只是这个武大郎人不好，我嫁了他，不怪他；只是我不好，没生儿子。谁怪谁啊！不仅仅为生存，还有娘家养育之恩要报。当弟弟瘸着腿，喊叫饿饿饿，一切令她心痛，从未想过出嫁后的遭遇。默默辛酸的人生，报恩付出，顺从绝望。她脑子不清时哭，清醒却无半滴眼泪。

那年的故事，一位姑娘的故事；为生存出嫁，做姑娘时的日子，一去不复返。明黄色的虞美人花，凋残了，深褐色木格子老窗口黯淡，失去光泽。

过后一段时间，画家又来运河边画画，与她面对面相遇。不过她的病更重了，不知为何，一个劲对他傻笑说了了。了了。不久病死。我又能对画家说什么啊！也许他会记住那个小小的窗口，那片小小的阳光，然后也会再去爱别人。那年与画家告别，他把虞美人画送给了我。从此再也没有来过。

运河两岸的风情，连着人生况味，连着开拖船人家，那小阿妹真的考上了市越剧团。而那朵虞美人，明黄色的美不见了，不可挽回，永远消失。光泽有无间，花开花谢。雨落时光，只为曾经的娇艳哭泣。

若干年后，当我在无意之中，翻出那张虞美人画，颜色如此憔悴泛黄，却又如此疼痛美好。就这样，于是旧年在时间里面，也就有了新的成份，化作伤感难忘，辽远凄美的诗意。

